

草色遥看近却无

□ 杜宏兰



草的家属,用粉笔或炭块儿将“出租”两字直接写在大门上。

这是新一年开始的标志,因为不久这些招租的信息就消失了,每家都会住进从四面八方来讨生活的人们。这也是繁华的标志,因为那是30多年前,在我们的小城市“房租”还是一个新词。我每次经过这些大门时都会想,在纸上或门上写“出租”的大人和孩子该多么幸福,他们的每一间房都能在春天等待新的主人,还能换来租金。

后来,我真的当过一次租客。那是一间特别小的房子,大概主人以前做过厨房,只能放下一张床,我和一个同学大冬天挤在一起瑟瑟发抖。好在来年春天,我们搬回了学校宿舍。再看到大门上歪歪扭扭的“出租”字样时,我首先想到的不再是房东到手的租金了。

每次回家路上都要走过我们城市最大的广场,当时广场中央的假山喷泉出现在很多人的相册里。我多想站在假山前美美地照张相,尤其配上元宵花灯还未摘下时的喜庆背景更好。可那时候照相机很少,广场上专门给人照相的师傅要价很高,我口袋里节省下来的饭钱,还想买一本喜欢的书。所以,只能远远地看着,似乎那个假山喷泉成了我整个少年时期的背景,美丽又梦幻。

快到家时,走至当时还很简陋的浊漳河桥上,向远处弯弯曲曲的河水望去,刚刚解冻的蓝色水波一漾一漾地“撒欢”,在春风里自由流淌,唯恐稍不留神再次被冰冻,毕竟倒春寒也很恼人。河畔大片的田野静静等待春雨的降临,一声春雷会叫醒蛰伏一冬的所有生灵。再放眼望去,似乎满地有了隐隐的绿色。哦,春已经来临,真想顺桥边的小路下去看看究竟是什么草

早早露头,可总怕惊扰了它们的生长。也许,那草原本没长高,何必寻出一个不一定美好的真相呢?

少年时代很漫长,因为生活的种种困窘;少年时代也很短暂,因为生活中的许多希望。成年后,不敢轻易回想那段岁月,怕回忆了太多次,让真实的事情变了模样;又怕惊扰了过去的安静时光,不能让一个走路的孩子慢慢成长。

我第一次接手一个班级当班主任,竟然是在过完春节的早春。面对30多个打上课铃后,仍哇哇乱叫的头疼学生们,一个菜鸟老师实在有些手足无措,但一夜深思后,我拿出了杀手锏:擒贼先擒王。

男生里的头儿是一个学习还不错的帅气男孩,初二的孩子正是最叛逆的,所有班干部都不敢管他。学校“赞美春天”朗诵赛前,我将他的军,你能在比赛中获奖,我就让你当班长。于是,我与那个有个性的孩子一起努力,我们班有了第一张奖状,也有了最称职的班长。

那个春天,我走进了一群孩子的心里。原来,差班也可以变好的。

教过的学生里,很优秀的一个后来考入重点大学。这在我们农村学校,值得骄傲。那个漂亮又有些飒的女孩儿,在初三最关键的时期喜欢上别的班一个男孩儿。她在一个春天的下午,认真地告诉了我。那个下午,我没去上课,她也去,我们俩走出校门,在校外的小路上谈了许多。人生、文学、父母、责任……唯独没有说学习,她和我似乎心照不宣,最重要的东西不需要说出来。

那次谈话后,女孩儿全心学习,中考成绩优异。有一年元宵节她发来的短信是:感谢老师,感谢那个下午和那条小路!

小路旁的草刚刚露头,就远远看到一个孩子走向正途。

有一个特殊的小孩儿一直让我耿耿于怀。那是我第一次接小学一年级的学生。三天下来,我发现了他真的与众不同,别人课堂上坐在座位上,他仰面躺在教室地面上,别人下课一起玩儿,他还是仰面躺在操场上。就那么静静躺着看天、看天花板。我不愿意相信他有问题,可他年轻的妈妈泪流满面承认孩子的确有问题,当她恳求我让孩子试一个学期时,我答应了,也流泪了。

那年冬天,下雪后,他的妈妈没有再送他来学校。其他孩子在发他没有写几个字的本子时还会问,老师,他什么时候来。

直到春天新学期开学,那个孩子再也没来,他的妈妈专门来感谢了一下教过他的老师,说特殊学校更适合他。现在,我一想起那个妈妈流泪的眼神,就觉得自己在春天放弃了一个孩子,他原本是属于我们的。

无奈,真是一个让人伤感的词。

想成为一个保护者,就要让自己变强大,我想就从春天开始,让久藏在心底的种子萌发,也许,一年又一年过去,真能开出喜人的花。到那时,我的孩子们会觉得老师是一直努力生长的那棵树。即使成不了大的栋梁,也能为方寸之地遮风挡雨。

生活中的远和近,就像早春田野里若有若无的小草。离得太远,会怀疑它能否真的在寒风中长出,走得太近,又会失望它的稀疏和低矮。其实,春天的绿色更多地埋藏在心里,因为每一个春天从未让人失望,生机勃勃、鲜花盛开总是它对这个世界最深情的表达。

有一位作家说,我们见不了多少次春天,80岁见80次,100岁也只能见100次。这样想,真是让人——即使在春天,都想念春天!

又是一年春来到,站在料峭的春风里,我想起了最喜欢的一句关于春天的诗句“草色遥看近却无”,想起那些不经意间发现的早春景色,想起那些微妙的早春启示以及含蓄深刻的早春人生境界。

初中上学在离家20几里地的城里,那时的公交车趟数很少,也不准点,于是就有了很多次放假步行回家的经历。清早走出学校大门,中午到家。

那熟悉的用脚丈量出不宽的路,其实很长,但当时走起来一点也不急躁。尤其早春时分,过完年刚开学没几天就放假,步子格外轻快。

校门外两边的住户都是城中村的老房东,他们有的在等着老租户,有的迎接新住户,有的在大门上贴出了“出租”的招牌,这些招牌大多只是一张不大的纸,上面的字也并不工整,更有潦

初识蒋殊

□ 范淑文

最初知道蒋殊,是通过摄影家梁铭老师,此后便留心关注。

两年前,一篇《雪的记忆》突然闯入我的视线,作者正是蒋殊,说的是她多年前在一个大雪天出嫁。

“一到雪天,心就忽地疼一下。若干年前,那个大雪天,我做了新娘。”

“整个冬天,不早不晚,那场雪偏偏在我最担心的时候飘落……”作品中的文字纯净如雪,令人心动。

她写的是雪,是出嫁,传递给读者的却是深深而独特的父爱。

此后,便常常在一些媒体,还有她自己的公众号“蒋殊的小院”及视频号上看到她。

真正与她接触,是在学府街读书会上。那次是作家林小静带着她的作品《寻找消失的英雄》与读者面对面。作为主持人的蒋殊,风格独特,博学多识,串词独到;待人大方得体,热情周到。那一天,我细细端详她,总觉得那份大气得体的举止,以及灵动聪慧的相貌像

极了林黛玉。

梁衡在《跨越百年的美丽》中这样评价女子:“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子,这对于一般女子来说已经多了一种附加。”而眼前的蒋殊,完全可以借助自身的容貌优势活出自己的潇洒,但她没有。她知道自己更深一层的价值,于是一一次次驾驭文字之间、穿梭文化内外,做传递文明的使者。

那天之后,我走进文友赵东方发出的一篇散文《大地之上 天空之下》。看到作者是蒋殊,便急忙打开,品读起来。

当“……我替你哭,替你疼,我何尝不是这样在心里疼着母亲。可惜,病床上没有如果”这样的文字出现,我瞬间不能自己。一行行安静的文字,却散发出诱人的魔力。

这样的文字,同美于人。

《大地之上 天空之下》以陪伴住院的母亲作主体讲述,展开了家属暂住群的医院角落里,陪侍的状态、情绪的起伏、心理的揭示。文中场景如同一面多

棱镜,在这个小小的环境里折射出让天下人所共情的复杂性和多变心境。

医院里充斥着一种紧张的气氛,而面临手术的患者,更是笼罩着一层神秘。谈医色变是大多数人的心理状态。

作者用平和平静的笔触,把充满亲情、人性和亲人生离死别的情景刻画到自然而深刻,好像读者就在身边。

“只任即将到来的大手术在各自的内心深处翻搅,有时候突然就搅痛了谁,出现长久的沉默。”

“母亲的性情,沉静含蓄得叫人说不出的心疼。”

“这个早晨的病房,空气尴尬地流动着。”

充满亲情的画面一幅幅闪过,牵绊着读者的心。这种场面,或悲怀伤感,或歇斯底里,或令人作痛。作者却以及其冷静的心态,表述出自己内心深处的呐喊。

我才得知,平和的讲述最能引领读

者进入最佳阅读状态。

这样的文字,竟能唤醒感伤。

早些时候就听说,蒋殊的散文自成一家,并不加以粉饰,也不矫揉造作,只是自然而然的流露,像极了蒋殊本人,那种美自然天成。

后来又读到她的纪实文学《沁源1942》。开篇就像打开一扇窗,带着读者欣然开启了一场阅读之旅。我明白,当然是缘于蒋殊对沁源的了解,采访的深入,对历史文化的偏爱。

这样的文字,自然能启迪读者。

由蒋殊主持的学府街读书会,很快就以独到的形式、深刻的内涵赢得了作者与读者的信任。这样的活动尽管会占据她很多创作时间,但我相信在这样书卷气浓厚的环境里,蒋殊会进入文学殿堂的另一层桃源深处,推动她在书卷自如的创作路上不停行进。

读书、写作都是最好的文化传播。蒋殊愿堪当大任,读者自然愿与她同舟共济。

(本版稿件由山西省散文学会会长冶分会推荐)